



詩

經

雜

俎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 蘇雪林 著





◎ 蘇雪林 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詩經小組／蘇雪林著。-- 初版。-- 臺北市：
臺灣商務，1995 [民84]
面；公分
ISBN 957-05-1079-X (平裝)

1. 詩經 - 評論

831.18

8301096

詩經雜俎

定價新臺幣三八〇元

著者 蘇雪林

責任編輯 陳淑芬

封面設計 江美芳

校對者 許素華 余芝光

發行人 張連生

印刷所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10036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〇二)三一六一一八

傳真：(〇二)三七一〇二七四

郵政劃撥：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

出版事業：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三六號
登記證

• 一九九五年二月初版第一次印刷

•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初版第二次印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自序

我國先秦時代僅有兩部文藝品：一為詩三百，一為屈賦。歷代研究之者人數之多，真是指不勝屈。而詩之地位似更在屈賦之上。其實以屈賦文采之瓌麗，情感之深摯，敘事之曲折盡致，哲理之幽邃奧曲，詩三百篇萬所不及。人們以如此眼光看待者，其故實有數端：其一，詩三百時代較古；其二，詩與我國唯一大聖人孔子發生關係；其三，詩在春秋時代曾成爲外交寶典；其四，當時各國君主教其胄子必授以春秋、禮記，詩亦爲其必修教科書之一；其五，碩學鴻儒或宣揚教義，或教誨生徒，開口即引詩數句爲證。寢假而詩得列經部，稱爲「葩經」。學者每抱著非常虔敬心理來研究它，非常莊重的態度來探討它，這就使屈賦瞠乎其後，望塵莫及了！

詩至漢代研究詩經者有大小毛公，有齊、韓、魯諸家，鬧出無數花樣，什麼六義四始，正變美刺，詩序、詩譜等等，把原來匹夫匹婦採蘭贈芍，桑間濮上的情歌都變作文王之化，后妃之德，反而把詩的意義弄得晦澀不堪，遂有「詩無達詁」之

嘆。歷魏晉六朝至唐代，孔穎達的毛詩正義雖論列較詳，亦不出毛序鄭箋範圍，詩的研究殊少進步，直至宋代朱熹等出來，詩的真面始漸呈露。毛序鄭箋亦於民間男女情歌著「淫女」「淫奔」字樣，究竟不多，至朱子集傳，對於鄭衛及其他風謠，則毫不客氣地直指此為「淫奔者之辭」，「此為淫女怨所歡見絕之辭」，連篇累牘，言之不已。後人對晦庵之語，則大生反感，說果如其言，則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作何解？且孔子刪詩，淫詩何以不刪？蓋他們總覺得詩得列于經，應該十分莊重，不容存一毫褻瀆的觀念之故。清代研究詩經之人更為衆多，我們隨便舉幾個如：王夫之、毛奇齡、丁晏、阮元、惠棟、陳奐等都是很有研究成績的詩經學者，但其中最為傑出且為我深愛的則為崔述的讀風偶識，方玉潤的詩經原始。崔著價值暫勿論，方書顯淺明瞭，不作那些穿鑿附會之談。他二人著作，倒頗將詩經上面所蒙灰塵掃去了一層，所盤繞的藤葛斬除了不少。近代即五四運動之後，學者思想解放，不為古囿，又多受科學訓練，能運用精確嚴密的方法，清冷質直的客觀精神來研究學術，其成績當然遠遠超邁前人了。那些二三年代的陸侃如、馮沅君、郭沫若、聞一多等僅有一部份關於詩經的論述，並無專著者可以不論。最近十餘年間，有屈萬里詩經釋義，考證精審，要言不煩，嘉惠後學，靡

有窮已。糜文開、裴普賢夫婦合著的詩經的欣賞與研究四巨冊，凡數百萬言，可謂堂堂乎巨著。王靜芝的詩經通釋二冊，亦頗精采。又劉明儀女士，國學湛深，用「江寧」筆名，在中國語文那個刊物上，歷屆發表詩經的選譯，甚為優美，雖其所譯有許多增益字句之處，乃翻譯之所難免，但辭句鮮活，情趣溢洋，為詩經譯界之翹楚。她已出版詩經欣賞選例一書，將來詩經翻譯全部告成，功不在糜氏夫婦之下。

我個人一生盡瘁于屈賦研究，對詩經從來無暇也無力問津。民國五十二年我教授國立成功大學已滿七年，照例有一年休假，適新加坡南洋大學再度來函相聘，便赴獅城任教。學校要我在中文系教詩經、孟子、史記。我要求開楚辭一課，每週三小時，史記暫緩開。南大教詩經者原為臺灣師大同事高鴻縉先生，他曾留美，精文字之學，在南大教詩經極得學生歡迎。高先生不幸病歿海外，我接授他的課，始正式與詩經接觸。南大圖書館藏書甚多，關於詩經參考資料亦甚豐富，我借出多種，加以鑽研，獲益匪淺，本書「詩經通論」一篇即當時授詩經課時所作。學生得之頗喜，謂讀我此文，可獲全部關於詩經的常識，勝讀其他關於詩經的論著數十部。

我假滿回臺灣，仍在成功大學任教，繼續申請長科會輔助，每年所繳論文，因

屈賦資料已罄，便改題爲詩經了。繳了數年，二南及十三國風都已註解完畢，尚未及二雅三頌。民國六十一年，我適齡辦退休，當然沒資格再請長科會的輔助了。（我申請長科會的輔助，前後僅有五年。繳屈賦論文往往一次即八九萬字，或廿餘萬字不等。其已在報刊發表文字，絕不改頭換面，拏來混充，故僅數年便罄，不得不改題。）我的關於詩經的論文，也寥寥可數。因我的文徭文債甚多，有時便寫些詩經論文應付。像本書中的「詩經可補歷史資料的缺失」，「詩經所顯示社會各階層的狀況」，「詩經裡的神話」，「詩經虛字的用法」，「詩經所供給的典故、詞彙及成語」等皆在暢流等雜誌上發表過，便不拏來當作長科會應繳論文了。

至于「論二南」、「邶鄘有目無詩說」、「商頌非商詩說」，乃退休後爲一個甚有價值的大型雜誌中國國學所撰。

不過這本詩經雜俎雖僅及二南國風而止，也常論及二雅及三頌，雖不完全也算完全。又此書對詩經也有若干新發現，可補時下流行頗廣詩學之缺失，譬如陸侃如夫婦所著詩史，堅主二南爲楚風，即如胡適之大師亦爲所惑，以二南中有江漢，長江諸語，謂周民族雖在長江流域分封子姓，未幾時那些國家即盡爲楚國所滅，所謂「江漢諸姬，楚實盡之」即是，故二南應爲楚風。陸侃如慣爲早計，如陳國後爲楚

滅，他即把陳風當作楚風即其一例。而不悟召南中有甘棠一首，稱美召伯虎，楚國有召伯嗎？何彼穠矣有「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明明是周平王以孫女降齊襄公之事，史有明文，楚國有這件大事嗎？此種文字明明擺在目前，他們卻都睜著眼睛看不見，居然亂說，實爲可怪！又如清末阮元說詩之周商魯三頌，乃音樂歌唱跳舞之全動作，爲容。容、用、兼，一音之轉，變爲頌。頌者由容來，即「樣子」之意。極爲博學如梁任公亦從其說，不惜曲搜各種證據以證實之。我謂頌有「讚頌」「頌敬」「頌揚」諸義，惟祭天祭祖時用之，等于是西洋宗教之讚美詩，極其莊嚴與隆重，豈可輕輕以「樣子」二字名之？故阮元雖自負其說新穎，我則不取。

就其小者言之，則周宣王之后宣姜，乃歷史有名賢后，西漢劉向著列女傳稱她爲齊人，其實她乃申國人，申人亦姓姜，申伯與周宣王乃郎舅之親，讀詩經崧高即可知，詩稱申伯爲宣王之元舅，又曰王舅。宣王之后乃申伯之妹也。而二千數百年來，人皆沿劉向之誤昧然不覺，豈不可嘆！拙著連二千年前漢人所說的話都校正了，能不沾沾自得。獨怪崧高詩說得明明白白，班固何以不知？想他不知申亦姓姜的緣故吧！

筆者本非專門詩經之研究者，所有貢獻，實微不足道，所以本書題爲詩經雜

俎，而不敢冒詩經通釋或詩經研究之名，厥維此故。

篇末附錄「詩經與尹吉甫」一篇，乃針對七十年代李辰冬博士所著詩經通釋一書之評議。今日附于詩經雜俎之末者，雖謂以本書字數太少，用以湊足，實亦對原著之諸多疑竇有所指正，兼且我對詩經意見，借此文亦可發揮而已。

李辰冬博士探討詩經，二十年中孜孜矻矻，不捨晝夜，研究學術的精神實為可佩。他於有關詩經的論著，搜羅殆遍，旁及吉金文，鐘鼎文，甲骨文，亦不憚以垂暮之年殷勤學習。再於各種地理書，人名鈔，經史子集，靡不瀏覽，所謂「取精多，用物宏」，始能成此偉著，雖詩經三百五篇皆尹吉甫一人所作之說，萬難成立，而他對詩經各篇字義之註解，則極其精審、周詳，于學詩之人，甚有裨益。我雖反對他的大前題，惟對他仍存敬意者在此。若謂我有對不起李先生之處，則學者著書立說，旨在發掘真理，真理所在，勢必力爭，友誼親情，在所不顧，想讀書不河漢斯言。今日發表此文，所謂「刻畫無鹽，唐突西子」，故人地下有知，尚望曲恕！

民國八十三年十一月寫于古都之春暉山館

目

錄

自序
卷一

詩經通論——詩經的正反兩方面的常識…………… 1

甲部 否定的方面…………… 3

乙部 肯定的方面…………… 28

卷二

詩經可補正歷史缺失的資料…………… 54

詩經裡的神話…………… 65

詩經所顯示社會各階層的狀況…………… 79

卷三

論四詩名義…………… 95

論二南…………… 95

論國風…………… 112

論雅…………… 123

論頌…………… 128

商頌非商詩說

134

邶鄘有目無詩說

141

卷四

詩經虛字的用法

153

詩經所供給的典故、詞彙及成語

169

卷五

國風十五篇析說

190

葛覃(周南)

190

卷耳(周南)

197

漢廣(周南)

202

凱風(邶風)

209

谷風(邶風)

214

載馳(鄘風)

222

氓(衛風)

227

黍離(王風)

233

跋	360
詩經與尹吉甫的各種關係——李著詩經通釋評論下篇	318
詩經與尹吉甫——李著詩經通釋評論上篇	274
附 錄	
鷓鴣（豳風）	267
七月（豳風）	257
黃鳥（秦風）	252
蒹葭（秦風）	247
碩鼠（魏風）	245
伐檀（魏風）	241
陟岵（魏風）	238

卷一

詩經通論

詩經的正反兩方面的常識

詩經是中國一部最古老的詩歌總集，為什麼說它古老？因為在詩經之前，那些號稱伏羲、神農、祝融、葛天都是靠不住的假古董，只有詩三百篇，纔是真實的作品。古代經典總不免有若干後人偽造的份子闖入其間，或加以竄亂增益，詩經却篇篇都是本來面目，所以最為純粹。詩經又是中國一部文學寶藏，因為無數的詞彙，無數的成語，無數的典故，均出於這個總集。詩經又是中國古文化史重要的參考資料，因為古代的典章制度，人情風土，均可由此書考出。因此詩經的價值，當然非常之高，凡是想研究中國文學文化的人，當然非研究詩經不可。

不過，因為孔子頗重視詩經，詩經又有曾經孔子刪定之說，禮記又有所謂「詩教」與「易」、「書」、「禮」、「樂」、「春秋」並列，詩遂列於五經，成為神聖的經典。孟子離婁篇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宋陳鵬飛進一步亦謂：「春秋之亡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詩竟與王道相終始，詩亡則國亦隨之而亡。漢人以三百篇當「諫書」，傳為佳語，詩地位之尊崇，遂達於無以復加的地步。

為了詩經地位的尊崇，中國二千年來無數學者絞盡了心血來闡釋詩經，探討詩經，著了幾屋子的書，不但沒有把詩經的真正意義顯露出來，反而愈加汨沒，無怪姚際恆要喟然嘆息道：「諸經中，詩之教獨大，而釋詩者較諸經為獨難。」釋詩果然這麼難麼？倒也未必，可是二千餘年來蒙蔽於詩經上面的昏煙濁霧果然太厚，若不一層一層掃去，詩的真正意義是不容易看出的。現在我這個「詩經通論」，也可以說是詩經概論，分為甲乙兩部：甲部的意義是否定的，反面的，僅將研究詩經若干比較重大的障礙問題，提出敘說一下，使學者不必再在這些問題上耗費無謂的腦力。同時這些問題也是有關詩經的「常識」，雖今日已成告朔之餼羊，可是研究詩經者也應該知道的。乙部的意義是肯定的，正面的，指示研究詩經比較正確的方法，使學者明白詩經真正的地位與價值，然後研讀詩經時，纔能欣賞它真醇樸素，而又風趣洋溢的意味，纔能享受這個文學寶庫所給予的一切。

甲部 否定的方面

一、太史采詩說

全部詩經共三百十一篇，亡佚南陔、白華等六篇，現存三百零五篇。這些詩是怎樣收集的？以前有太史采詩之說。

(1) 禮記王制 「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覲諸侯，……命師陳詩，以觀民風。」

(2) 漢書藝文志 「古有采詩之官，王者可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3) 漢書食貨志 「孟春之月，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太史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

(4) 何休公羊解詁 「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之邑，邑移之國，以聞於天子。」

采詩的作用何在呢？王制疏：「太師各陳其國之風，以觀其政令之善惡。若政善則詩辭

亦善，若政惡則詩辭亦惡；觀其詩則知君政之善惡。」又如漢書藝文志：「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何休公羊解詁：「王者不出戶牖，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此說流傳二千餘年，無人敢於非議，清 崔述始疑之，於讀風偶識中論之曰：「舊謂太史掌列國之風，今自邶 鄘以下十二國風，皆周太史巡行之所采也。余按克商之後，下逮陳 靈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後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諸侯千八百國，何以獨此九國有風可采，而其餘皆無之？……且十二國中東遷以後詩居其大半，而春秋之策，王人至魯，雖微賤無不書者，何以絕不見采風之使？至左傳之廣搜博采亦無之，則此言出於後人臆度無疑也。……」崔述對於詩之結集問題，斷為人們的傳誦，說道：「蓋凡文章一道，美斯愛，愛斯傳，乃天下之常理。故有作者，即有傳者。但世近則人多誦習，世遠則漸就湮沒。其國崇尚文學而鮮忌諱則傳者多，反是則傳者少。小邦弱國，偶遇文學之士，錄而傳之，亦有行於世者，否則遂失傳耳。不然，兩漢、六朝、唐、宋以來，並無采風太史，何其詩亦傳於後世也？大抵漢以降之言詩者，多揣度而為之說，其初本無的據，而遞相沿襲，遞相祖述，遂成牢不可破之解，無復有人肯考其首尾，而正其失者。」

采詩之說，崔述指為後人之臆度，何以後人有此臆度，他沒有說出原因。陸侃如謂係漢